



獅城道教

季刊

3

2008

总 15 期

Published by Taoist Federation (Singapore) 新加坡道教总会出版 (非卖品)



道德經多種語言版本文化展

-Language Editions of the Dao

4 - 9 September 2008

书法家 陈翰彬 简介



陈翰彬(1931—)，字墨石，别署辛末，河北翼州人。九三学社社员、北京道教居士，北京佛教居士。

陈翰彬的书法作品曾经参加中国和国际性大展超过60次，并且多次在中国以及国际书法比赛如中国神农杯、王羲之杯和法国巴黎金棕榈杯等中获奖，其中十余次获得特等奖和一等奖。此外，他的作品也被许多艺术部门和重要机构收藏，包括北京天安门城楼、北京中南海、新加坡三清宫、台湾中山纪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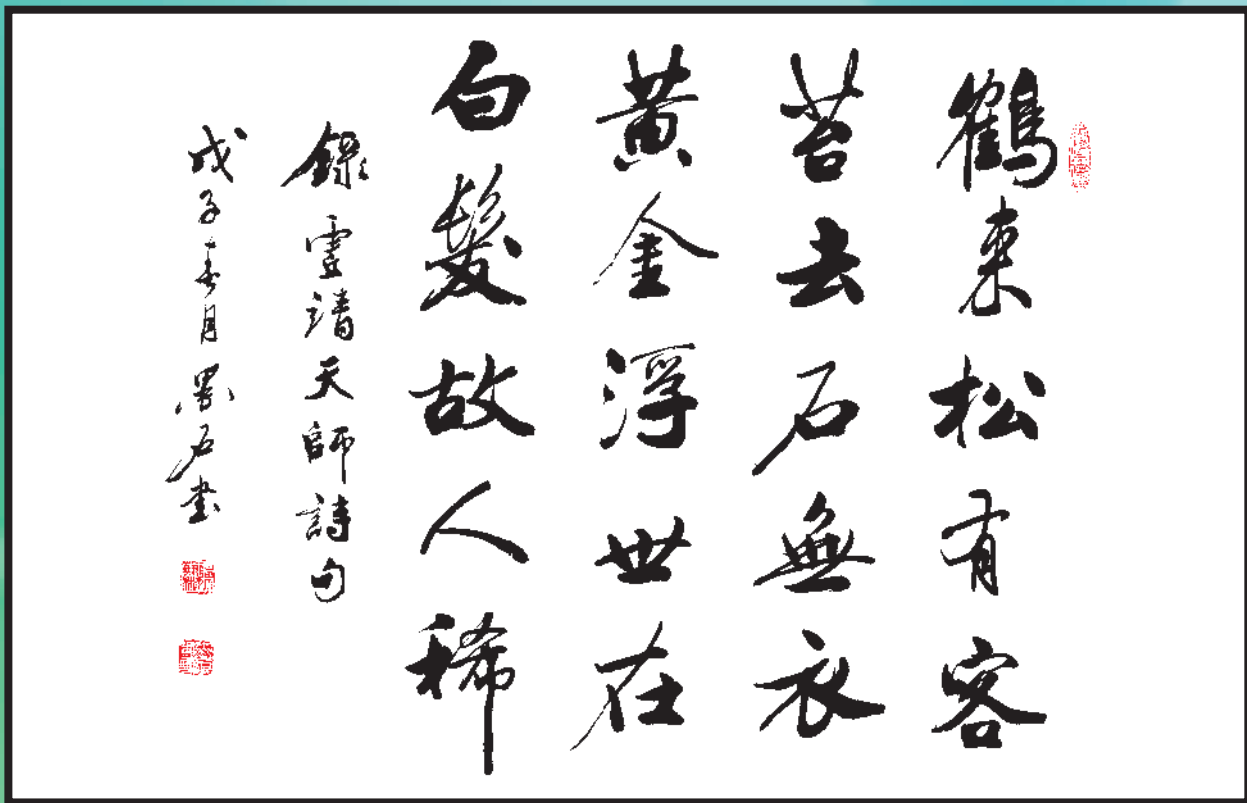
馆和美国赛克勒美术馆等等。他的作品也被20余处名胜古迹和文化景区勒石刻碑，包括新加坡三清宫的道德经碑、山西五台山、成都青羊宫以及福建东岩山等。

陈翰彬的作品也多次在诸多报刊杂志中发表，如《中国书画报》、《狮城道教》、《中国道教》以及《世界艺术家》等。

陈翰彬曾经应邀随中国书画代表团远赴欧洲各国参与文化交流和考察，并且在法国巴黎举办展览。今天，他的作品已流传至日、韩、美、法、德、澳、加拿大、新加坡以及中港澳台等国家和地区，并作为大礼赠送给50多个国家政府要员。

道诗赏析

■ 黄信成



虚靖天师诗曰：

鹤来松有客，苔去石无衣^①。黄金浮世在^②，白发故人稀^③。

注释：①苔：是一种植物，绿色，常帖在阴湿的地方生长。②浮世：是指我们居住的这个世界。③故人稀：故人是老人的意思，稀，是指稀少。

诗意：自由自在的白鹤，飞落在松树上，成为青松的客人，多么有趣；常年蒙在石头上的青苔，一旦退去，好像石头脱掉外衣，现出真面目，石头还是石头，坚实贞固，不改本色，多么可贵；让人喜爱的黄金，能够永远存在于世界上，多么美好；身为尊贵的人，能健康长寿，尽享天年的却少之又少，多么无奈！

赏析：这是一首五言绝句，出自虚靖天师之手。虚靖天师即是宋代道教正一派第三十代天师张继先真人。其诗对仗工整，朗朗上口；诗意隽永，引人深思。全诗由两对联句组成，前两句用拟人修辞法，把白鹤当做青松的客人，把青苔比喻石头的衣服，这里有白鹤、有青松、有青苔、有石头，而且有来有去，有动有静，呈献了一幅和谐自然的

美丽图画。后两句用对比修辞法，一个是物，一个是人；一个是珍贵的黄金，一个是尊贵的人；一个能代代相传，永世存在，一个是人生短暂，不能久留。这里揭示了一个事实：做为物体的黄金，能够永远存在，而做为万物灵长的人，却早已撒手人间。两者谁轻谁重，谁得谁失呢？诗人给我们开辟了一方发人深思的无限空间。

启示：作为道教一代宗师，虚靖天师以道者的胸怀，智者的慈爱，以诗文来传授道理。我们从中得到这样的智慧：首先，我们做人要有青松的风骨，青松耐得住严寒酷暑、风吹雨打的洗礼，而我们要经得起酒色财气的考验；其次，我们要有石头坚实贞固的本质，抵挡得住七情六欲的干扰；第三，要有“野鹤无粮天地宽”的胸怀，轻松自在，不为外物所累；第四，要参透“金玉满堂，莫之能守”的道理，看破名利，放下执着，这样才能修持道祖的大道，才能明了我们的本性真心；本性灵明，真心显现，才能与道合真，永远快乐逍遥！

卷首语

《道德经》版本文化展，从西安、香港，一路展览到狮城，所到之处，引发读经热潮。作为道教最重要的经典，《道德经》里有着无穷的智慧，不仅指导我们如何修行，更告诉我们该如何生活，甚至可以把它应用在管理和商业活动中。

道教在新加坡，从来都不缺乏信众，但年轻人对道教的疏远和误解，却为道教的发展敲响了警钟。面对有知识有文化的年轻一代，如何从文化上提升道教地位，已成当务之急。《道德经》版本展扩大了道教的知名度，但要让百姓了解道教哲学的具体内涵，还需要脚踏实地一步步从宣讲道教历史、道教人物、道教教义做起。

道教与中华文化关系密切，通过文化来宣教，可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道教学院就把《西游记》文化带到了本地，以生动的方式揭示《西游记》中的道教色彩。

名家书道

陈翰彬书法作品赏析..... 黄信成 封二

目录 / 卷首语..... 3

闻道悟德

《道德经》中的管理智慧..... 徐李颖 4

弘道宣教

道教学院第二期短期课程..... 7

《西游记》中的道教色彩..... 崇融 7

道总简讯

《道德经》系列讲座..... 9

《道德经》多种语言版本文化展..... 凌云 11

新加坡道教总会第十届执委就职典礼..... 17

简讯汇编..... 18

宫庙风采

“齐天大圣”显威名——竹云宫简介..... 仇莉莲 13

美猴王“六小龄童”朝拜竹云宫“大圣佛祖”..... 15

津津乐道

Catching Up With Dr Leon Comber..... Victor Yue, Lee Su Yin 19

利昂·库默(Leon Comber)博士与华人庙宇研究..... 尤祥瑞、李素燕 21

道家仙乐

张之良教授与《九皇大帝赞歌》..... 崇融 23

《九皇大帝赞歌》曲谱..... 封三

道经注解

《道德经》第29、30章..... 24

鸣谢 / 征稿启事..... 26

道教资讯

新加坡道教学院开幕典礼暨第三期短期课程..... 封底

菲莱芭城隍庙九十周年庆典特刊发布会暨世界城隍庙交流会..... 封底

本刊编委会

总策划：陈添来BBM

主编：三清宫道教文化中心

编辑委员：黄信成道长 陈信一道长 陈川强

李金池 庄光栋 仇莉莲

编辑顾问：陈国显道长 李焯然博士 游龙子大师

林纬毅博士 徐李颖博士

出版：新加坡道教总会 Taoist Federation (Singapore) 21 Bedok North Ave 4, Singapore 489948

印刷：先锋印刷装订私人有限公司 PCL Printers (Pte) Ltd Tel: 6745 8733 Fax: 6745 8213



封面说明

新加坡道教总会主办《道德经》多种语言版本文化展，纳丹总统现场挥毫书写“道”字(上图)，并颁发“新加坡记录”证书给道教总会会长陈添来BBM先生(下图)。

《道德经》 中的管理智慧

■ 徐李颖

《道德经》的思想深奥玄妙，充满辩证哲理，短短五千言，已讲尽天地社会人生的各种道理。可谓字字珠玑。它尽管不是直接讲如何做生意、如何管理公司，但中国人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无论治大国还是管理小企业，其实都有共通之处。老子思想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的圆融和变通。

一、管理的核心理念——道

“道”，是《道德经》的核心思想，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在老子看来，万事万物虽有着形态、质地、性情的差异，却有着共同的本质，那就是“道”。道，是所有世间万物都必须遵循的最高法则。但“道”是不可言说的。《道德经》开篇即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恒久不变的“道”，是不可解释、不可言说的。可以说得出的“道”就不是真正的“道”。“道”虽然玄妙，但在具体的万物中，还是有迹可寻的。

“道”运动不息，衍生万物。落实在具体的世间万物中，无非是阴阳二体的矛盾、“有”和“无”的矛盾。也就是说任何事物都有自身运动发展的规律，这就是“道”，而道又有一体两面性，看待万事万物要秉持着运动的、辩证的、全面的观点。而不可“只知其有，不知其无”。有无相生，方可推动万物的发展。

从管理的角度来说，管理者最容易犯的错误便是“只知其有，不知其无”。尤其快速成长起来的公司，在到达一定的发展规模后，便可能经历发展的瓶颈甚至衰败。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公司的管理“只知其有，不知其无”。企业在成功之后，许多条规被固定下来，而且随着企业的成长不断增加新的条规，最终这些条条框框变成了束缚企业发展的障碍。要克服这种障碍，便要改变思维模式，从对“有”的重视变成对“无”的重视，从“加法思维”转变为“减法思维”。适当地删减已有的成规，把企业从旧制度的约束中解放出来。这样，“有”“无”互相配合，才能推动企业顺应自然规律不断发展下去。

所以《道德经》启示管理者们，管理之“道”的最高境界就是“道法自然”，即顺应自然规律，不断调整企业发展方向，在有和无之间寻求发展的平衡之道。

二、管理的手段——道法自然

“道法自然”是管理的最高明的境界。那么，“自然”之“道”有哪些呢？这里就涉及到管理的具体手段问题。

1. 上善若水

在老子的思想体系里，水具有崇尚的地位。《道德经》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居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八章)老子认为，水常常处于低洼、潮湿、阴晦的地方，而正是由于水有这样低下的姿态，处常物所厌恶的位置，才使万物皆受其恩泽。水以无限柔弱蕴含了巨大的力量，这种力量毫不张扬，却有利于万物。因此至柔又至善的水是大自然中最接近“道”之本性的实体物质。领悟了“水”的特性，能够使我们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以柔克刚”，打破单向思维的局限。

【柔弱】

“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七十八章)滴水穿石的道理大家都明白。微不足道的一滴水，持之以恒足以攻破坚硬的石块；温柔的水流坚持不懈能将石块的棱角打磨光滑。因此看似柔弱的水却有着巨大的能量，而这能量往往为人们所忽视。

用在管理方面，“柔性管理”已成为越来越多的企业家所追求的境界。“柔性管理”不但可以弥补“强势管理”的不足，而且它的力量像水一样是绵绵不绝的，可持之以恒的。因为，强势管理纵然能够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却很难持久，一旦人们适应了强权，管理者就必须用更强的力量来控制属下，这其实是一种恶性循环。

此外，有些问题仅仅依靠规章制度进行管理是很难奏效的，“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法令只能控制有限的行为，而且法令常常是落后于实际行为的。我们看到很多社

会法令，常常是发生了某些不良事件后，才被制定出来的。比如保护自然环境的法令，就是在环境已经被破坏后才产生的。法令的落后性、片面性、非灵活性，决定了单单依靠法令，并不是成功的管理者。

而“柔性管理”是一种人性化的管理，通过对人性的掌握而激发、鼓励人潜藏的能量，是一种通过鼓励、培养而产生的正面的力量，在人们的心中产生一种潜在的说服力，从而把组织的目标变为员工自觉的追求。

“柔性管理”也代表了一种“处下”、“谦逊”的心态。老子始终强调“柔弱胜刚强”（三十六章）。他说“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六十六章）。管理者需要权威，但是依靠强硬的制度建立权威是不稳固的。靠发号施令来管理员工，容易导致员工的逆反心理，不足以服众。因此老子主张要以“柔”性方式解决问题。老子告诫人们“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坚强处下，柔弱处上。”（七十六章）。人们一眼就能看到刚强的好处，却忽略了刚强的缺点；人们怀疑柔弱的能量，却忽视了柔弱的韧性。一个强势的管理者能立刻震慑住员工，然而员工表面的顺从却掩盖了许多潜在的矛盾。一个管理者应该从小处入手、以柔来化解矛盾。

【包容】

水的另一特性是具有“包容”的能力。水可以随外界环境而改变自己的形状，水不会因为石头的撞击而受到破坏，当它被大石头挡住去路，绕开石头它还是汇成一股继续前行。因此《道德经》中说“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无有入无间，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四十三章）亲和力和圆融性，是东方文化的特质。我们常说“宽以待人、严于律己”就是要对别人包容。“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要做到包容并不容易。包容并不意味着无原则地退让、苟且、息事宁人；包容意味着平和、宽容，和对他人的尊重。一个领导能够允许员工发表不同的意见，采纳大家所长，才是一个有胸怀和智慧的领导。相反，一个独断专行，苛求于人，毫无包容之心的领导，除了让下属害怕，并不能得到什么帮助，下属的才能在他的专制之下也很难得到发挥。

【善意】

老子非常强调善意和诚信。他说：“圣人常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四十九章）一个领导者不要有主观成见，而要时时体察下属的心理。善良的人，要善待他；不善良的人，也要善待他，这样可使人人向善。守信的人，要信任他；不守信的人，也要用诚信对待他，这样可使人人守信。

老子所倡导的“善意”在管理之道中，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商业社会过于强调利益至上，人成为利益的机器，人的尊严在物质利益面前不堪一击。由此造成的弊端是整个社会文化的崩溃，对企业而言则是员工荣誉感、激情、创造力的丧失，长此以往，对企业的发展有百害而无

一利。而一个强调“善意”的企业，必将得到员工“善”的回报，因为人毕竟不同于机器。“善”的社会价值不能用眼前的利益来衡量。

【七善】

老子提取了水的七种宝贵特性，——“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第八章），可做为管理者的具体要求。一个优秀的管理者，要善于像水一样居于低处，不和别人争抢，才能够得到各方的帮助；心胸，要善于像水一样保持沉静内敛；待人，要真诚博爱；说话，要遵守信用；为政，要善于精简，持守公正；处事，要善于发挥所长，随机处变；行动，要善于掌握事物发展的时机。以上“七善”其实是从环境、品格、能力几个方面对人做出了具体的要求。如果管理者能做到以上“七善”，则可事半功倍。

2.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老子非常注重人才，他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三十三章）人才是企业的宝贵财富，企业的竞争实际上就是“人才”的竞争。因此“知人善用”是一个管理者所应具备的素质。除此之外，领导还要善于知道自己，知道自己企业的长处和短处，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老子的用人之道也是一种“处下”的精神：“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善用人者，为之下，是为不争之德，是谓用人，是谓配天，古之极也。”（六十八章）善于用人的，要对人谦下，这样才能留住最好的人才。

但是，留住人才不难，难的是如何使用人才。《道德经》说：“圣人恒善救人，故无弃人；恒善救物，故无弃物，是谓袭明。”（二十七章）这就是“人尽其用”的战略。每个人都有自己所擅长的，能够把合适的人才放在适当的位置，才不会造成人才的浪费。“人尽其才”就是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收益。

3. 吾有三宝，持而保之

老子说“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为器长。”（六十七章）

“慈”讲的是慈爱，慈悲。要求管理者要有仁慈的品德，时刻关心下属的疾苦。视自己为员工中的一员，与大家同舟共济，这样才能起到鼓舞士气的作用。所以“慈故能勇”。

“俭”指勤俭朴素，节约收敛。老子非常反对奢侈纵欲的生活，“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防。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第十二章）告诫管理者要节制，收敛欲望，要“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第十九章），这样才能保持良好的精力。

“不敢为天下先”是指在功名利禄面前要谦让不争。不为荣誉所牵绊，保持谦虚处下之心，才能避免自我膨胀，裹足不前。

4. 治大国若烹小鲜(六十章)

老子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说治理大国就像烹煮小鱼一样。比喻虽然形象，但究竟如何操作才是重点。

管理的核心工作是决策与控制，这是管理者能力的集中体现。首先，在烹小鱼之前，要确定一个目标，究竟是要烹煮哪种鱼。对于管理者来说，就是要有宏观的战略目标，成竹在胸，才能掌控整个局势。

其次，要烹好小鱼，就必须了解和掌握小鱼的属性，有针对性地选取烹饪佐料和火候。也就是针对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对管理者来说，面对不同的工作项目、员工、客户，都要随机应变，这样才能有针对性，避免盲目从事。

最后，既然是小鱼，无论采取何种方式和材料来烹煮，火候都不可太大，翻炒的动作都不可太猛，否则小鱼就变鱼渣了。这其实就是老子一贯主张的“柔弱清静”的政策。

5. 无为而无不为

《道德经》中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三十七章)，“圣人处无为之事”(第二章)。“无为”是《道德经》的精华之一。“无为而无不为”也是老子管理思想的最高境界。

“无为”并非什么也不干、无所作为，而是要顺应天道、顺应自然，不做违逆天道、违逆自然之事。无为不是消极的，而是通过清静超然的心态，来处理事务，以达到“无不为”的境界。

首先“无为”就是不要违反客观规律胡乱作为。急功近利最易造成违反自然规律的行为。如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就是目光短浅的行为，而违反客观规律的将付出不可估量的代价。老子说“重为轻根，静为躁君”、“轻则失根，躁则失君”(二十六章)，主张处世要清静；否则“企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二十四章)急功近利的行为是无法长久的。

其次“无为”的管理方式就是要懂得“放手”。一个有能力的管理者不需要事无巨细、样样亲自动手，因为他有一批能干的下属。管理者放手，也给了下属发挥才能的机会。反之，事必躬亲的管理者，难免抓小丢大。一个人的才能和精力都是有限的，所以才需要团队发挥集体合作的精神。高明的管理者其实只是一个协调者，把适当的人放在适当的位置，让手下的人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这就是“无为”。“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五十七章)，“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第五章)。圣人让百姓自生自灭，看似不仁，其实是最大的仁。“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之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有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第十七章)最好的管理者，下属感觉不到他的存在；其次的管理者，下属都赞美他；再其次的管理者，下属害怕和畏惧他；最次的管理者，下属辱骂他。所以一个看似“无为”的管理者，他的企业却能够顺其自然地运转，这才是管理的最高境界。

三、管理的更高目标

一个成熟的企业在发展到一定高度之后，必将开始寻求更高层次的发展，管理者的追求也将从物质层面上升到精神层面。

1. 企业文化

如果说以上所讲的具体管理手段都是从“有”的层面来谈管理，那么企业文化就是从“无”的层面来谈管理。“文化”是抽象的，是精神层面的，它无法被简单地模仿，也无法被立刻创造出来。但一个企业的“文化”气质将对企业的寿命和规模有决定性的影响。

《道德经》第十一章是在说“无”的重要性，“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埴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有”和“无”共同作用才成就了事物的价值。所以仅仅有物质的外壳、工作的员工、可执行的规章制度，尚不能说这个企业是完整的。一个企业必须建立起自己的企业文化，“无”、“有”相配合才是一个富有活力的企业。

2. 功遂身退

老子不但反对骄奢淫逸、锋芒毕露，而且反对居高不让，他说“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也。”(第九章)盈满了就应该适时停止；磨到锋芒毕露，难以保持长久。金玉满堂，没有谁能永远守得住；富贵之后而骄傲自大，是自己留下的祸患。功成业就后，选择身退，这才是顺应天道的做法。

3. 社会公益

道家出世，但并非不问世事。以出世之心行入世之功，这是道家高明之处。老子说“圣人积，既以为人已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八十一章)有道的人不私自积藏，他尽量帮助别人，自己反而更充足；他尽量给与别人，自己反而更丰富。“天之道，损有余以奉不足”(七十七章)财富不应该藏为私有，而应该拿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使财富发挥更大的社会作用。因此，一个成功的人，只有不断帮助别人，不被一己私心所控制，才能达到“为而不争”的境界，这才是天道。

新加坡道教学院第二期短期课程

六小龄童品西游：西游记与猴王精神

应新加坡道教学院(Taoist College, Singapore)盛情邀请,中国知名表演艺术大师“六小龄童”章金莱先生专程来我国举办三天的短期课程,主讲《西游记》与猴王精神。

中国的传统文化与道教有密切的关系,可以说,不了解道教就不会理解中华文化,不知中华文化就无法领悟道教的精髓。因此,新加坡道教学院把短期课程的开设范围扩大到中华传统文化。《西游记》作为一部老少咸宜的文学作品,深受本地读者的喜爱。拍摄于二十年前的电视剧《西游记》在新加坡播出后曾引起过巨大的轰动。为使大家对传统名著和道教的关系有更深入的了解,道教学院邀请电视剧《西游记》中孙悟空的扮演者“六小龄童”现身说法,为大家讲解西游记文化。

六小龄童,本名章金莱,1959年4月12日出生于上海,祖籍浙江绍兴。六小龄童六岁从父“六龄童”章宗义练艺学武。1982年,六小龄童在电视剧《西游记》中主演孙悟空一角,此片1988年在世界各地播出后引起巨大反响。1998年7月,他继续在电视剧《西游记》后15集中主演孙悟空。因前后17年(1982-1999)完成这部世界名著电视剧,六小龄童也获得了“当代美猴王”、“再世



张小康大使(中),朱琦参赞(右)在品读六小龄童的著作

孙悟空”、“天下第一猴”、“猴圣”等美誉。

六小龄童在演讲中特别强调了《西游记》中的儒释道三教合一的精神,是三教精神共同塑造出了孙悟空这个不朽的艺术形象。在讲课中,除了与大家分享他对《西游记》的研究心得以及自己的演戏体会,六小龄童也现场表演了自己的拿手绝活——耍金箍棒。一根银棒在他手中如银蛇飞舞,而手持金箍棒的六小龄童立刻投入角色当中,一双火眼金睛,一脸俏皮的表情,俨然美猴王重现。

六小龄童在我国逗留期间,受到了中国驻新加坡特命全权大使张小康女士、文化参赞朱琦博士的热情接见。六小龄童也抽空接受了958咨询电台的访问,相信听众不久就可以在电台中听到六小龄童的访谈节目。此外身为佛道两教居士的六小龄童,也趁来新之时拜访了数家寺庙,有道教庙宇竹云宫、圣家庙,还有佛教居士林。21日恰逢三清宫举办孔子圣诞庆典,六小龄童也首次参与了新加坡的祭孔典礼。六小龄童此行,对儒释道三教都有所接触,可谓是行程圆满。



六小龄童,本名章金莱,1959年4月12日出生于上海,祖籍浙江绍兴。六小龄童六岁从父“六龄童”章宗义练艺学武。1982年,六小龄童在电视剧《西游记》中主演孙悟空一角,此片1988年在世界各地播出后引起巨大反响。1998年7月,他继续在电视剧《西游记》后15集中主演孙悟空。因前后17年(1982-1999)完成这部世界名著电视剧,六小龄童也获得了“当代美猴王”、“再世

■ 崇融

《西游记》是中国古人想象力的结晶。早在宋代就出现了以佛教取经为蓝本的故事《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元明时期出现了《西游记平话》。在此基础上,明代中期出现了百回本长篇小说《西游记》。百回本《西游记》的作者一般题做吴承恩,但其实非一人一时之作,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唐僧取经的故事曾经过全真派道士的加工改造,又由熟悉道、佛二教的文人整理定稿,所以小说中佛、道思想相交杂。

《西游记》宛如一个长篇寓言,塑造了千奇百怪的各路神仙、天将、妖怪。书中虽然大量夸张绝妙的描写,但处处都能看到现实社会的影子。因此,它虽是一部神魔小说,但却是社会现实的折射;虽以佛教取经故事为主线,却广泛吸收了道教和民间信仰的内容。

一、孙悟空的道根

《西游记》第一章写孙悟空的横空出世。他本是东胜神洲傲来国花果山上的一块“仙石”,上有九窍八孔,按九宫八卦。因感受天地真气,日月精华而有灵性,一



《西游记》 中的道教色彩

《西游记》是中国古典小说中的一个异类。被誉为神魔小说,或中国人的童话。它取材自历史上佛教取经的故事,但经过民间的口头流传和文人修改,早已跳出佛教取经的故事窠臼,广纳儒释道三教精华、发挥奇异想象,最终造就了中国小说中的一朵奇葩。

日迸裂，产一石卵，似圆球样大，化作一个石猴，目运两道金光，直冲天宫，甚至惊动了天上的玉皇大帝。石猴出世的故事其实是受到了黄老派万物精气说的影响，九宫八卦又是道教的数术，因此孙悟空一出现便带有浓厚道家仙根。

孙悟空与众猴生活在一处洞天福地——花果山水帘洞，并被大家拥戴为美猴王，日日与众猴快乐逍遥。某一日美猴王突然“道心开发”，担心死亡的降临，一心想去寻仙访道，以求长生不死。于是他撑起木筏，飘扬过海，来到西牛贺洲的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拜须菩提祖师为师。须菩提是个亦道亦佛亦儒的人物，在《西游记》中他被称作神仙，居住在神仙洞府中修行传道。孙悟空刚到灵台方寸山之时，就听到樵夫唱歌，其中“相逢处非仙即道，静坐讲黄庭”中的“黄庭”即指《黄庭经》，是道教的经典，这个歌就是须菩提祖师教他们唱的。从须菩提所传道法来看，他对儒家、道教、阴阳家、墨家、医术都有研究，孙悟空在他门下十年时间，单学长生之道。他向须菩提学会了长生妙道、七十二种变化、腾云驾雾筋斗云。因此，奠定孙悟空“齐天大圣”之号的一身本领其实大部分来自于道教的法术。须菩提也为孙悟空取了名姓，使他真正脱离猴胎，从社会意义上成为“人”。须菩提祖师在书中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他是“石猴”变为“孙悟空”的关键人物，也说明了孙悟空的根底其实是三教合一，而道家成分居多。



二、天界神仙体系

《西游记》前八回写孙悟空的出生、学道、成仙、大闹天宫、被压五行山下。其中“大闹天宫”一节描写非常精彩，孙悟空英勇无畏、嫉恶如仇的个性也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通过孙悟空荣升天职及大闹天宫等情节，《西游记》对天界神仙体系也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

《西游记》中的天界神系以玉皇大帝和王母娘娘为首，下有太上老君、太白金星、九曜星官、五斗星君、上八洞三清、四帝、太乙天仙、幽冥教主、城隍土地、真武大帝、二十八宿、十二元辰，五方揭谛、四值功曹、南北二神、五岳四渎、四海龙王，再加上西天诸佛及各种仙女玉童，天兵天将等天界下级官吏，还有道教四大天师：张道陵、许旌阳、葛仙翁、丘洪济，形成了一个等级森严的神界体系。这个体系显然是以道教神仙体系为主要依据的。这些神明形象生动、性格鲜明，既有神仙的威力，也有人性的缺点。

如太上老君，是书中重要的道教人物。他居住在兜率宫，专事炼丹讲道，也是天界里的一位尊贵神仙。孙悟空在大闹天宫时，偷喝瑶池御酒，醉熏熏误入兜率宫，太上老君正在丹台上讲道，孙悟空便吃了太上老君五个葫芦里的金丹。最后老君协助二郎神捉住了孙悟空，把他放在八卦炉中炼烧了七七四十九天，炼成个金子心肝，银子肺

腑，铜头铁背，火眼金睛。可以说孙悟空本领的进一步增强是被太上老君“炼”出来的，他的不死身是由于老君的仙丹，铜头铁背、火眼金睛得自老君的八卦炉，神奇的武器金箍棒又是老君造的，可以说悟空的一切都和老君有密切的关系。在后来的取经路上，孙悟空也多次上天求救于太上老君。

另一个玉帝手下的重要的人物是“太白金星”。孙悟空在打劫龙王、欺负阎王后惊动了天庭，玉帝要派神将下界收伏，太白金星却主张招安为上，他说“上圣三界中，凡有九窍者，皆可修仙。奈此猴乃天地育成之体，日月孕就之身，他也顶天履地，服露餐霞；今既修成仙道，有降龙伏虎之能，与人何以异哉？臣启陛下，可念生化之慈恩，降一道招安圣旨，把他宣来上届，授他一个大小官职，与他籍名在箴，拘束此间，若受天命，后再升赏；若违天命，就此擒拿。一则不动众劳师，二则收仙有道也。”太白金星对修仙条件的说明，完全是道教的内容。玉帝听后很高兴，即派太白金星去招安。太白金星摸透了孙悟空的脾性，以谦逊之态顺利地完成了招安的使命。

还有一位镇元大仙，是万寿山五庄观里的一位尊仙，号镇元子，乃是“地仙之祖”，三清是他的朋友，四御是他的故人，九曜是他的晚辈，六十元辰是他的下宾，连福禄寿三星见了面也对他行晚辈之礼。唐僧师徒经过五庄观时，他恰好应元始天尊之邀，带着四十六位徒弟，到上清天上弥罗宫中听讲混元道果去了。走之前吩咐两个仙童，打两个人参果给唐僧吃。二童不解，笑说：“孔子云，道不同，不相为谋。我等是太乙玄门，怎么与那和尚做甚相识！”这里虽显出佛道之别，但却引了孔子的话，可见儒释道的思想其实密不可分。

三、对社会现实的讽刺

《西游记》是一部融合了儒释道三教思想的小说，书中虽然对佛门和道门皆有褒贬，但最终取经大业还是在儒释道三家的共同磨炼和帮助下完成的。

小说中除了众多帮助孙悟空收伏妖魔鬼怪的神佛外，也描写了一批道士、和尚、妖魔类人物。很多妖魔鬼怪都打扮成道士的样子，如意真君、多目怪等，这里很显然流露出作者对道教的讽刺。作者表面上是在写各种妖魔鬼怪，实际反映了社会现实的种种黑暗。书中不少妖魔鬼怪都是天界神仙的坐骑或宝物，因有背景、后台而下界称王为霸。唐僧西行取经路上，妖魔横行、尘世政权混乱残暴，这也是作者对社会现实的真实刻画。

总之，《西游记》是一部以佛教故事为蓝本，既含有儒家的纲常伦理、忠孝仁义的观念，又包含道教的追求不死、炼丹飞升的思想内容。其中孙悟空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他有道教的仙根，后入了佛门保护唐僧一路取经，终被封为“斗战胜佛”。但孙悟空身上桀骜不驯、不畏权贵、追求自由、叱咤风云、嫉恶如仇的个性，代表了道家所推崇的独立人格和自由个性。



为配合于9月4日至9日期间举办的“《道德经》多种语言版本文化展”，新加坡道教总会特别举办了一系列与《道德经》有关的讲座，希望让更多人得以认识《道德经》这一部中华文化瑰宝。

“道教常识”讲座会

打头炮的是在7月12日于碧山的一座清真寺Harmony Centre举办的“道教常识”讲座会，由黄信成道长负责中文讲解的部分；庄惟义道长负责英语讲解的部分。



左：庄惟义道长
右：黄信成道长

这场讲座会的课题围绕在道教徒应该具备的常识上——从上香的礼仪、皈依的重要性以至道教的教义等等，两位道长都侃侃而谈，并且尽力为在场的听众解惑。在讲座会结束前，道长也传授一套健体养生的功法——揉腹功，谓持之以恒将可以使身体更为强壮，改善身体的消化系统，让在场者获益匪浅。

两位道长所谈论之道教常识，固然有其精彩之处；然而，这场讲座最特别的地方，莫过于该场讲座的场地，是一座清真寺。在回教堂里举办有关道教常识的讲座，现场并且有数位马来族同胞共同聆听讲座，讲堂外还有不少马来同胞正在进行祷告，实在是饶有趣味的画面。此外，讲座会现场还准备了马来糕点、茶水等供出席者享用，让出席者一尝道地的马来风味。

这场讲座其实不仅丰富了出席者的道教常识，还让非回教徒大开眼界，一观回教徒的宗教文化。

“《道德经》与管理”讲座会

除了有关道教常识的讲座会，新加坡道教总会也特别邀请了“富园集团”的创办人林水金先生和三清宫道教文化中心学术主任徐李颖博士主讲“《道德经》与管理”讲座会，和大家分享如何将老子的智慧运用到商业管理上。

这场讲座会于7月19日在中华总商会的“嘉庚堂”举办。林水金先生是忠实的道教徒，在钻研《道德经》之余更学以致用，将老子的智慧运用在管理上，使得他的公司业务蒸蒸日上。这一次，林先生无私地在讲座会上和听众分享自己多年的心得，吸引了百多位听众前来聆听。



左：林水金先生
右：徐李颖博士

“《道德经》与人生幸福”讲座会

《道德经》版本文化展览的第三场演讲在One People. Sg举行，由黄信成道长主讲“《道德经》与人生幸福”的话题。

他以通俗幽默的语言向大家解释了老子撰写《道德经》的由来、孔子问道的传说等，从而引入《道德经》

中的智慧法宝——“道”。“道”是宇宙人生的根源、法则，道是生命，是智慧，是道路，是境界，遵照道的法则去做，就是“道法自然”。进入“道法自然”的境界就是人生幸福的真谛。

“幸福”是大部分人所追求的生活目标，然而有时候，幸福就在我们身边，可是被欲望蒙蔽了的眼睛，会让人看不到幸福所在。所以要得到幸福，首先要学会“要”的智慧，这就是要“慈心于物”“俭以养德”“不争之德”。慈、俭、让是一种对待他人的态度，这种态度不仅仅能够济世利物，更能让我们自己获得人生的另一种幸福。其次，还要有“不”的智慧、“去”的智慧。人们都想要有更多的物质，殊不知只有去掉“贪欲”才会接近幸福的本质。最后是“知”的智慧：“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知足者富”；“知和曰常，知常曰明”。

黄道长也在现场解答了一些信众对拜神的一些疑惑。他鼓励大家在拜神之外也了解一些道教知识，既能充实自己的信仰，更能使人生的种种困惑迎刃而解。

■ Reported by Victor Yue

Talk On Dao De Jing (Tao Te Ching) And Management

On Saturday, 19 July 2008, a talk entitled “Dao De Jing and Management” was held at the auditorium of the Singapore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SCCCI).

Mr Lim Chwee Kim, founder of Richland Group, and an active Taoist and patron of Taoist organisations in Singapore – had to expound on this subject. By the time I entered the auditorium, there was hardly any seat left. There must be have been 200 people or so in the audience, the majority of whom were 50 years or older, either listening with rapt attention or busy jotting down points made by the speaker.

Mr. Lim shared with the audience his experience in managing the Richland Group using the principles of the Dao De Jing (Tao Te Ching). The talk was made all the more interesting as the speaker peppered it with several real-life examples. Moderator Dr Xu Li Ying gave brief explanations of the verses in the Dao De Jing that had been highlighted by Mr. Lim.

The thrust of the talk was that the Dao De Jing is certainly a very useful guide even in the corporate arena, be it in the way business is run or how staff are managed. One interesting example that Mr. Lim gave involved the way parents handle their children, especially teenagers. In the past, if a child were to return home past the curfew hour, he or she would dutifully accept a scolding from the parent and bow his or her head in remorse. Nowadays, however, some teenagers are likely to simply head for his or her room and shut the door behind them if the same method of reprimand is carried out. The Dao De Jing mentions that one should be aware when the water needs to change its course as it flows over a different surface. By the same token, one should be cognizant

of the need to apply a different method to deal with different situations. Wouldn't the same principle be applicable to human relations management ?

As I listened to the talk, it struck me how useful it would be to crystallize the words of the Qi Shan(七善). These words of wisdom would be a handy guide for anyone in need of them at any time.

If there is one thing that attracts me to the Dao De Jing in so far as its application to the management of business is concerned, it is its concept of "fairness". In this age where the bottom-line is the over-arching goal of many corporations, some bosses, might be more concerned about his or her KPI (key performance index) so that he or she could earn a big fat bonus at the end of the year, that when it comes to sharing the fruits of the labour employees lower down the scale might sometimes receive a disproportionately smaller share than that enjoyed by the top dog although all had put in almost similar effort. This begs the question, "is it fair"?

Mr. Lim also highlighted the impossibility of bringing one's wealth to the next world. Hence, it makes good sense, according to him, if people and companies share their profits with the less able or less fortunate. At the same time, he underscored the importance of gratitude, of repaying the society and community that have helped one succeed. Alas, many people, he observed, have taken it for granted that their success is derived from their effort alone without realizing that there could have been other factors that might have played a role too.

In reply to a question from the floor, Mr. Lim said that these days, his business has expanded beyond Singapore and thus, he felt it imperative to share the fruits of his labour with his host countries as well. One of his earlier ventures was in Sichuan, China, where a massive earthquake, struck recently. Mr. Lim hopes to be able to do something for the people there, be it to help build a school or orphanage.

Being able to absorb only about 10 per cent of what was presented, I have been inspired to read the Dao De Jing more closely to see how I could apply its principles to my work, family, society and community.

Talk on Dao De Jing and Life

Organised by the Taoist Federation (Singapore) and Fung Ying Seen Koon (Hong Kong), An talk entitled "Dao De Jing and Life" - the third in a series was held on Sunday, 3 August 2008, at the ONEpeople.sg premises. The speaker Master Huang Xin Cheng, spoke in Mandarin to an almost full-house, and the session lasted from 2 pm to 4.45 pm



Master Huang, articulate and eloquent in his presentation, started off by sharing with the audience how the book Dao De Jing (Tao Te Ching), came to be written. According to Master Huang, there was a head of a county, who on seeing purple cloud approaching his location, predicted that a wise person would appear shortly. And so, he waited for the auspicious arrival. Indeed not long thereafter an old man on his Qing Niu (blue ox, some said that it was a rhinoceros) came along. He was Lao Zi. The head

of a county beseeched Lao Zi to accept him as a disciple. Lao Zi wrote for him the 5000-character—Dao De Jing

Master Huang deftly plucked out relevant parts of the Dao De Jing to show us how we could use this ancient text to guide our life.

The two-and-a-half hours set aside for the talk was not enough to even summarise the link between Dao De Jing and life. The audience were hungry for more.

When Master Huang described the san bao (three treasures) that Dao De Jing offers, I was reminded that if we were to lead our life according to these three bao (treasures), we could well enjoy a very happy life! Many people lament that life is a challenge. Master Huang advises that if one sees the world through the Dao, life would no longer be a challenge, but a joy. He summarised the concept through the famous phrase "Dao Fa Zi Ran" (道法自然); no doubt a difficult phrase to translate. A loose translation would be that if we were to "live and let live", we will have fewer problems.

One Chinese member of the audience commented that he has no interest in Taoism because it contained too many superstitions (mi-xin). He suggested that a distinction be made between the Tao Jia (Tao Philosophy) and Chinese folk practices. He added that Taoism should be promoted the way the other religions had done. According to him, tangkis (spirit mediums) belong to the realm of the superstitious. Master Huang had a "Tao" way of responding - if you believe in the practice, please continue. If you do not, leave it alone; there are others who believe. Similarly in reply to another question on how the Dao De Jing can make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 to live in, he said that there is a time and place for everything, and until one is capable of influencing that, one could still do something within one's control for oneself, one's family and perhaps, one's friends.

Referring to the multiple gods in the Taoist pantheon, Master Huang explained that one should look at it from the Tao perspective which believe that there is a sky (ie heaven - where the moon, the stars, and the sun reside) and there is earth (seen as the "great mother", providing love and support to all living things) - and that we should appreciate both for they provide us with what we need in order to live. Here is where I began to feel that the word "paipai" might not be compatible with the word "pray". It does not help that some people dismissed the worshipping of Taoist deities as mere idolatry. The truth is that through worship, we are actually expressing our gratitude and paying tribute to our divine benefactors and protectors. Hence, we paipai to virtuous persons such as Guan Gong - who represents values such as integrity and righteousness - to remind us of how we should carry ourselves. This is similar to the approach Buddha had taken - his image being there to remind Buddhists to work towards enlightenment.

Asked what is the purpose of life, Master Huang replied that if a person would read, understand and adopt the Dao De Jing, he would know the purpose.

My report is certainly not good enough to cover all the fascinating points brought up by Master Huang. But as he noted, if anyone had been inspired by any one aspect of the Dao De Jing mentioned in the talk, that was a good start. I hope I have done my teeny weeny part in getting you interested in the Dao De Jing. Just google the name, and you will find the entire text on the internet, some with explanations as well.

《道德经》多种语言版本文化展

■ 凌云



纳丹总统(左二)在陈添来BBM会长(左一), 张小康大使(右二)及任法融会长(右一)的陪同下鸣锣为展览开幕

9月4日, 新加坡道教总会联合香港蓬瀛仙馆共同举办的“《道德经》版本文化展”正式开幕。展览展出以36种语文出版的305种版本的《道德经》, 是中国以外最庞大的《道德经》展览。

我国纳丹总统阁下莅临现场, 为《道德经》版本展览主持了开幕鸣锣仪式。之后, 在新加坡道教总会会长陈添来BBM、中国驻新加坡特命全权大使张小康女士、文化参赞朱琦博士、中国道教协会会长任法融道长; 香港蓬瀛仙馆馆长李宏之道长、香港道教联合会主席汤伟奇先生、新加坡宗教联谊会主席Russi先生、台湾道教



代表团团长李益义先生、马来西亚斗母宫九皇大帝总会会长拿督李贤源先生、新加坡佛教居士林林长李木源居士等海内外贵宾的陪同下, 纳丹总统兴致勃勃地参观了《道德经》版本展览。

参观结束后, 纳丹总统当场挥毫, 书写一个“道”字赠予道教总会。道教总会特地将这个墨宝留在会场展出, 供观众观赏。总统参观了展览后, 对《道德经》被译成如此多种世界语文, 以及有如此多种版本, 留下深刻印象, 而令他最感惊喜的, 是当中还有用淡米尔文翻译的、来自印度真奈(Chennai)的版本。

这项展览同时获得全国种族与宗教和谐常务委员会(NSC)、宗教联谊会(Inter-Religious Organisation)、和谐中心(Harmony Centre)、Onepeople.Sg、中区种族与宗教和谐委员会(Trust Central)、中区社理会、新加坡佛教居士林及公用事业局的支持和协办。

这次展览的举行, 得到联办单位香港蓬瀛仙馆的大力



纳丹总统现场挥毫书写“道”字



纳丹总统将“道”字赠予道教总会



新加坡道教总会赠送书法作品给纳丹总统



香港蓬瀛仙馆赠送书法作品给纳丹总统

支持。《道德经》版本文化展曾在中国西安和香港两地展出，引起轰动。去年4月，新加坡道教总会代表团出席了在西安举行的“首届国际道德经论坛”，论坛上学者云集，更有规模庞大的《道德经》版本文化展览。在观看了展览后，道教总会理事们均对道德经的广泛流传有了深刻的认识。同时，他们也意识到，道教要发展必须从宣扬经典开始。回来之后，经过开会商议，决定联合香港蓬瀛仙馆，把《道德经》版本展览搬来新加坡，让更多的人有机会了解《道德经》这部智慧之书。

《道德经》为中华文化开创了辩证哲学的流脉，创立了道家学说。短短五千言，包容万物、博大精深。老子所关心的是如何消解人类社会的纷争，让百姓过上幸福宁静的生活。他的自然主义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在当今世界仍然具备现实人文意义。因此，新加坡道教总会举办《道德经》文化展，不仅仅是要展示《道德经》的版本多么丰富，而是希望人们进一步了解老子的思想，反思当前文化上的缺陷，把老子深奥玄妙的无上智慧继承下去，用以消解商业社会所带来的种种弊端。

老子2500多年前撰写的《道德经》是拥有最多外文译本的中国典籍，历代注译本难以计数。《道德经》最早的译本是梵文，那是唐朝著名僧人玄奘法师奉唐太宗李世民之命译成，当时协助玄奘法师的，有唐代道士蔡晃和成英（成玄英）。

配合展览，新加坡道教总会也在现场主办学生书法比赛，吸引近150位学生参加，分为小学组、中学组和初院组。



纳丹总统参观现场书法比赛



“齐天大圣” 显威名

——竹云宫简介

■ 仇莉莲

神通广大的“齐天大圣”孙悟空，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中广受欢迎的角色。孙悟空智勇双全、嫉恶如仇，独一无二的“孙大圣”形象风靡了世界各地。孙悟空也不再仅仅是故事中的传奇人物，他更演变成成为华人的信仰，化为百姓的保护神。在新、马一代，为数不少的庙宇都奉祀“齐天大圣”，也有称为“大圣佛祖”的，其中菜市联合宫中的“竹云宫”就是历史悠久的大圣庙之一。

据老一辈庙祝解释，“竹云宫”的每个字都很有深意。其中“云”字，来自于齐天大圣腾云驾雾的能力；“竹”字，源自于《西游记》中，唯一可以管制齐天大圣的观音娘娘。因为观音娘娘是住在紫竹林里的，因此便提了“竹”字。由于齐天大圣孙悟空法力无边，能够降妖伏魔，因此广受善男信女的崇奉。

竹云宫成立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最早的宫址是在芽笼33巷。当地甘榜里的村民们都相信孙悟空可以保护大家出入平安，于是共同修建了竹云宫。不久后由于前往竹云宫烧香的信徒日益增加，原来的庙宇渐不足以应付门庭若市的局面。因此，竹云宫便在1964年搬迁到位于实乞纳路的林厝甘榜中的一座亚答屋中。当时的亚答屋虽然较为简陋，但是却有面海的好风景。直到上



大圣佛祖金身



世纪七十年代初，竹云宫才被改建为较为新式的半水泥木屋。在缺少娱乐的年代，一年一度的庙庆和游神就是村里最热闹的节日。在旧照片上，我们还可以看出当时竹云

宫举办庆典时，举村欢庆的情形。

据竹云宫老一辈的人说，该宫当时得以改建其实是有一段缘由的。当时位于实乞纳路亚答屋的竹云宫由于年久失修已经破漏不堪，当时的宫主叶春玖先生便建议将亚答屋宫庙拆除重建。之后某一天，该宫里所供奉的黑白无常在降乩时突然赐真字，许多信徒因此发了横财。为了回馈大二爷伯，这些信徒便捐出一部分奖金作为建宫基金，再加上“竹云宫筹备建宫委员会”的共同努力以及其他各界人士及信徒的支持下，新的庙宇终于在1970



七十年代初，竹云宫改建为半水泥木屋

年正月顺利落成。

1988年，由于发展商有意发展实乞纳一带，竹云宫面临着迫迁的命运。在获得发展商的赔偿后，竹云宫购买了南排路门牌11号的一座私人房屋，并且在稍候便迁移到那里。但无奈的是，在搬迁后不久，竹云宫又因为该地段不被允许作为庙宇用途而再次面临搬迁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难题，该宫在1990年再次成立“竹云宫建宫委员会”，负责处理建宫事务。适逢当时福山亭及福灵宫正在征召可以共同兴建联合宫的宫庙，竹云宫于是在1992年加入他们，携手共组菜市联合宫。1995年2月，位于菜市巷六号的菜式联合宫在动工一年后终于竣工，竹云宫诸神也在同年的5月晋宫升座。

新建成的菜市联合宫，不仅具有中国庙宇的传统风格和特色，还非常富有道教色彩。庙宇的屋顶上，有两条栩栩如生的祥龙，互吐龙珠，象征吉祥以及防火、消灾之意；而庙内各宫庙神龛上的屋檐雕刻艺术，也为整座联合宫生色不少。此外，竹云宫也大量将道教的太极图运用在建筑及神龛等。除了建筑风格独树一帜之外，竹云宫神龛上所供奉的齐天大圣佛祖、玄天上帝、张公圣君、关公及莲花三太子的木雕神像，也格外吸引众人的目光。这些木雕神像，至今已经和竹云宫共同经历了四十多个春秋，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这些雕像雕工精致、栩栩如生，就连

一些细节如头冠及衣饰等的雕刻也一点不马虎，有别于今天许多靠着亮丽色彩取胜的神像雕刻。此外，竹云宫神龛的对墙上，也挂着竹云宫的历史文物——一幅由本地知名书法家吴伟若先生在1969年所书的牌匾，“竹云宫”三字龙飞凤舞，是竹云宫颇为自豪的文物。



一般人对齐天大圣孙悟空的形象，都是脚踩筋斗云，一手持金箍棒、一手放在肩上远眺的样子；但是竹云宫中的“齐天大圣佛祖”雕像，却是坐在龙头椅，一手握蟠桃，另一手握拂尘。除了形象有别于《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形象，竹云宫中的齐天大圣被称为“佛祖”，但却又手持道教的拂尘，兼具佛道二教的形象。竹云宫的宫主解释说，孙悟空手握金箍棒是尚未得道，因此民间称之为二圣；而竹云宫中供奉的大圣爷则是被封为“斗战胜佛”后的形象。虽然有佛教色彩，但是大圣佛祖



竹云宫与福山亭、福灵宫共组“菜市联合宫”

一般都是供奉在道教庙宇中，竹云宫自建庙以来，也一直奉行道教仪式。竹云宫的配祀神明有：玄天上帝、张公圣君、关公和莲花三太子等。在竹云宫旁还设有阴司殿，供奉城隍爷、包公及大二爷伯等。

竹云宫自六十年代建庙以来，香火就非常鼎盛；举行圣诞庆典游神之时，都有不少善男信女参与。此外，竹云宫在早年也曾经组织舞狮团和高跷队，在各种典礼上表演助兴。每逢庆典之时，竹云宫都会积极投入慈善工作，不仅在宴会上招待乐龄人士，还慷慨捐助毗邻的“德教迟钝院”。除此之外，竹云宫也联合福山亭及福灵宫以菜市联合宫的名义设立教育基金，积极捐助附近的中小学校之余；还在菜市联合宫三楼的教育中心开设高额津贴补习班，聘请经验丰富的专业老师为各年级的学生提供补习。除了在本地开展慈善活动，竹云宫还把慈善事业扩大到了其它国家。2004年印尼发生大海啸，今年中国四川发生罕见大地震，竹云宫都不遗余力地加入到救灾的活动中，并捐出大笔救灾款项。

竹云宫常年庆典：

农历八月十六日，大圣佛祖诞

农历四月十二日，莲花三太子及大二爷伯庆典



竹云宫第十届理事会(2008/2009)

- | | | | |
|----------------|-----|----------------|-----|
| 正主席 : | 方荣贵 | 第二副主席 : | 洪新铭 |
| 第一副主席 : | 许凤南 | 副总务 : | 彭振林 |
| 正总务 : | 余乾虎 | 副财政 : | 符爱玲 |
| 正财政 : | 林扬源 | 英文书 : | 林扬源 |
| 中文书 : | 吴乔水 | 委员 : | 李成发 |
| 委员 : | 陈福全 | | 余国福 |
| | 洪友来 | | 施丽华 |
| 特别委员 : | 陈添福 | | 冯荣锋 |
| | 梁亚来 | | 许荣发 |
| 查帐 : | 李瑞展 | | |



美猴王“六小龄童”朝拜竹云宫“大圣佛祖”



今年，竹云宫在9月13日至20日（农历八月十四日至廿一日）举行了“大圣佛祖千秋诞辰庆典”。今年的庆典

别具一番意义，因为中国知名表演艺术大师、孙悟空扮演者“六小龄童”章金莱先生特意在9月20日来到竹云宫，向“大圣佛祖”进香膜拜。

六小龄童所扮演的孙悟空，家喻户晓，已成为人们心目中“美猴王”的典型形象，具有无可取代的地位。六小

龄童这次受新加坡道教学院邀请主讲为期三天的课程。在来新之前，六小龄童特别表达了要朝拜狮城“齐天大圣”庙的心愿。竹云宫作为道教总会属下一间历史悠久、香火鼎盛的庙宇，欣然承担起六小龄童朝拜的活动。

下午二点，在新加坡道教总会会长、新加坡道教学院院长陈添来BBM的陪同下，六小龄童抵达竹云宫。大批信众和影迷早已闻风而来，守候在庙外迎接这位久违的明星。六小龄童一出现在公众视线里，立即响起热烈的掌声。

为迎接六小龄童的到来，竹云宫特别举办了一场“丽星舞台秀”。当秀场司仪宣布他的莅临时，全场观



竹云宫理事会与六小龄童互赠纪念品

众纷纷从座位上站起，想要一睹六小龄童的真面目；他所经过之处，更有不少的影迷蜂拥围观，现场的闪光灯此起彼伏。

六小龄童在竹云宫各位领袖的带领下，来到主殿“大圣佛祖”神龛前。六小龄童神色恭敬地向神龛中端坐的“大圣佛祖”神像抱拳致敬。之后，在黄信成道长主持下，六小龄童向大圣佛祖上香、花、茶等供果，并行跪拜之礼。

为感谢六小龄童的莅临，竹云宫主席方荣贵先生向他赠送了精美的纪念品。六小龄童也把他特意从中国带来的猴王造型纪念品送给竹云宫，这个纪念品是以他扮演的孙悟空形象塑造的，色彩艳丽，栩栩如生。

在众多影迷的欢呼声中，六小龄童登上丽星歌舞秀。主持人一曲“敢问路在何方”，把大家带回到电视剧《西游记》的世界里。

二十年前，电视剧《西游记》在新加坡播出，掀起了狮城《西游记》热潮，男女老少追看西游记，大街小巷热论美猴王。虽然二十年已过去，但《西游记》的精彩仍留在观众心中。六小龄童在舞台上侃侃谈起《西游记》及美猴王，也谈起了他在新加坡的经历。最后，他即兴来了一段金箍棒表演，在场观众看得如痴如醉。



六小龄童朝拜竹云宫各殿神明



六小龄童向竹云宫“大圣佛祖”献花

在广大华人的心目中，“齐天大圣”早已不仅仅是一个小说人物、一个电视剧形象，他更是神通广大的“大圣佛祖”，保佑人们远离妖魔鬼怪，过上幸福安定的生活。

最经典的“齐天大圣”扮演者朝圣“齐天大圣”庙，这在新加坡是绝无仅有的一次，也为竹云宫的历史留下了一段佳话。

新加坡道教总会第十届执委就职典礼

新加坡道教总会第十届新执委就职典礼于7月22日在三清宫举行，总理公署部长林瑞生先生为新一届执委颁发了委任状。当晚有近300名同道参与了新加坡道教界的这项盛事。

出席大会的海外贵宾包括台湾泸州护天宫地母庙的李益义主任委员、马来西亚士拉央自在宫代表；国内贵宾则有义顺中国会议员王亚兴先生、法律顾问朱时生JP BBM大律师及林丽珠大律师、新加坡佛教总会秘书长广品法师、新加坡宗教联谊会(IRO)的各宗教代表、道教总会属下九天娘娘基金信托人陈志城PBM及林水金PBM、学术顾问游龙子师父、科仪顾问张大麟道长、何玉祥道长和张大嘉道长以及道教总会的各理事宫庙代表等等。

大会当天，第十届执委会会长陈添来BBM在三清宫大罗宝殿上香，为就职典礼拉开序幕。而后，陈添来会长带领第十届新任执委在三清道祖圣像前举行宣誓仪式。法律顾问朱时生JP BBM以及林丽珠大律师主持了就职监誓仪式。

陈添来会长在就职典礼致词中，除了感谢总理公署部长林瑞生先生的莅临，还对道教总会的发展进行了回顾与展望，并希望第十届执委会再接再厉，取得更出色的成绩。

新加坡道教总会第十届(2008-2010)理事会名表

会长:	韭菜芭城隍庙(陈添来BBM)		
第一副会长:	菜市联合宫(方荣贵)		
第二副会长:	三清宫(林金发)		
副会长:	道教新加坡青松观(刘爱芳)	正华村金福宫(吴亚才)	福安庙(林国文)
	淡宾尼联合宫 (许连发JP BBM(L))	崇义庙(王权PBM)	通淮庙(苏建成BBM)
	凤山宫(萧建南)	斗母宫凤山寺(郭南利BBM(L))	顺西宫水池林(胡清山BBM)
秘书长:	洛阳大伯公宫(朱鸿山)		
副秘书长:	赐福宫大伯公联谊会(郭亚光)	葱茅园九皇宫(陈映惜)	
财政:	大士伯公宫(林锡辉PBM)		
副财政:	后港斗母宫(陈锡泉)		
交际:	实龙岗北协灵坛(王福兴)		
副交际:	裕廊总宫(陈树明PBM)	裕廊凤山寺(林清河)	
	芽笼联合宫(黄联益)		
中文书:	女皇镇忠义庙(卓永丰)		
英文书:	真人宫(陈绍廷)		
宣教:	灵宝皇坛(王秋儒)		
副宣教:	风火院(余学尧)		
查账:	北海社(张景诚)	南海宫(曾建藩)	
委员:	洪国成	陈天生	何保锐
	林志成	高荣骏	胡文牵
	李光祥PBM	杨坤松	吴珏志
	洪新铭	卓怡清	陈瑞谦
	张福联	林金忠PBM	卓南顺
	陈志伟	唐嘉林PBM	周福友
	刘亚弟	姚皓宋	曾振源
	张大嘉	傅仔庵	连淑娟
	郭偲池	黎文玉	
特别委员:	李金池	陈福全	陈春发
	沈敬雄	郑源炳BBM	陈荣华
	陈川强PBM	甄福常	胡钱华



新加坡道教总会转交善款予中国大使馆

新加坡道教总会为中国四川地震灾区启建超度法会暨筹款活动，已经圆满结束。本次慈善活动得到新加坡各道教宫庙、道坛、道长高德及各界善男信女的热烈响应，截止6月30日，共筹得善款S\$337,361.00元。

7月2日下午，新加坡道教总会会长陈添来BBM先生、第一副会长林锡辉PBM先生、副会长林金发先生、秘书长朱鸿山先生、财政方荣贵先生、洛阳大伯公宫总务李水欣先生，一起来到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将所有款项及捐款者名录，交给中国驻新加坡特命全权大使张小康女士。

张小康大使与文化参赞朱琦博士共同接待了道教总会的代表。他们感谢新加坡道教界在中国遇到灾害时，多次慷慨相助。张大使也称赞了新加坡庙宇主办的各项文化活动，她说这些活动对于加强中、新两国的友谊起着重要的作用。

陈添来BBM会长向张小康大使介绍了道教总会为四川地震灾民举办超度法会和筹款活动的经过。新加坡道教



左起：李水欣先生、朱鸿山先生、陈添来BBM会长、张小康大使、朱琦参赞、林金发副会长、林锡辉PBM先生、方荣贵先生。

界这次空前地团结，各籍贯道长不畏辛劳、不取分文，都义不容辞地参与超度法会。道教宫庙也积极开展筹款活动，无论理事还是信众都纷纷解囊。

陈添来BBM会长也代表新加坡道教界人士，真诚地祝福那些灾区生还者，愿他们早日治愈伤痛，重建家园。



9月5日，我国总理李显龙阁下(前排右五)和社会发展青年及体育部政务部长符喜泉女士(前排右二)，接见道教界人士。新加坡道教总会会长陈添来BBM(前排右四)、财政林锡辉PBM(前排右三)、副会长林金发(前排右一)、秘书长朱鸿山(后排右二)青年团秘书长庄光栋道长(后排右一)共同出席。



友诺士居民亲善和谐之旅

2008年7月26日，新加坡道教总会会长陈添来BBM先生代表道教，参与由新加坡外交部高级政务部长再诺率领的“友诺士居民亲善和谐之旅”，参访马来西亚各宗教的代表性机构，有吉隆坡的回教堂、印度庙，关丹的佛教会及基督教会等。再诺指出，通过这次亲善之旅，将使我们更深一层了解马来西亚各宗教的发展，并拉近两国人民距离。

至诚恭贺

本会会长
九天娘娘慈善基金监督人



陈添来PBM先生

本会名誉主席



赵春福PBM先生

本会会长
九天娘娘慈善基金信托人



林水金先生

荣膺
新加坡共和国总统赐
公共服务星章BBM志庆

荣膺
新加坡共和国总统赐
公共服务奖章PBM志庆

“心善渊，与善仁”

—《道德经》第八章

新加坡道教总会 全体同仁敬贺
《狮城道教》编委会

If you can talk with crowds and keep your **virtue**, or **walk** with **Kings**... nor lose the common touch: Catching Up With Dr Leon Comber

■ Victor Yue, Lee Su Yin

The title comes from the poem “If” by Nobel Laureate Rudyard Kipling, a copy of which Dr Leon Comber has stuck onto his office computer at Monash University, Australia, where he is currently holding the position of Honorary Research Fellow at the university’s Monash Asia Institute. If there is one quality that strikes you when you meet Dr Comber it is that while he has indeed hobnobbed with royalty and chatted with the hoi polloi, never has he ever lost that “common touch” espoused by Kipling. And it is this special quality that he exudes that has earned him many friends in many places, in many cities across many time zones.

Who is this man, Dr Leon Comber? Well, for a start, he holds degrees from London and Hong Kong Universities, the University of East Asia, Macau, and Monash University, and he has written extensively on Southeast Asia. His command of the languages is equally impressive. At last count, he knew English, Malay, Chinese (Cantonese and *putonghua*), and a smattering of Hindi. Not many might know that Dr Comber is one of the few Westerners holding Malaysian citizenship. Renowned as a ‘Southeast Asianist’, Dr Comber’s interest in the region is both multi-disciplinary and broad-ranging, covering history, political science, sinology, intelligence, terrorism, literature, commerce and book publishing.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Dr Comber was commissioned as a British officer in the Indian Army, and in that capacity, saw action against the Japanese in Assam (India) and Burma (now known as Myanmar). We learn that his interest in Malay(sian) affairs dates from the time he landed as a major at the end of the war with the British/Indian army re-occupying force (“Operation Zipper”) on the west coast of Malaya, and he was involved in the surrender of the Japanese forces in Kelantan.

On completion of his tour of duty as SOII (Major) in the British Military Administration of Malaya (BMA), he was appointed to the British Colonial Service (Malayan Police) when civilian government was restored in Malaya and Singapore in April 1946. Dr Comber was employed for most of his police service in the Special Branch - the government’s top intelligence agency responsible for political, security, and operational intelligence. During the Malayan Emergency (1948-1960), the Special Branch was instrumental in crushing the Communist Party of Malaya (CPM) and its guerrilla army, the Malayan National Liberation Army (MNLA). In 1949, Dr Comber was appointed as a police Aide-De-Camp (ADC) to Sir Henry Gurney, the Malayan High Commissioner, who was killed by communist insurgents in 1951.

Retiring from the police force as an Acting Assistant Commissioner of Police, Dr Comber spent more than twenty-five years in book publishing, based initially in Singapore and subsequently in Hong Kong as the Southeast Asian representative of the London publishers,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Ltd. Appointed managing director of the local Heinemann subsidiary companies which he established in Hong Kong, Singapore and Kuala Lumpur, h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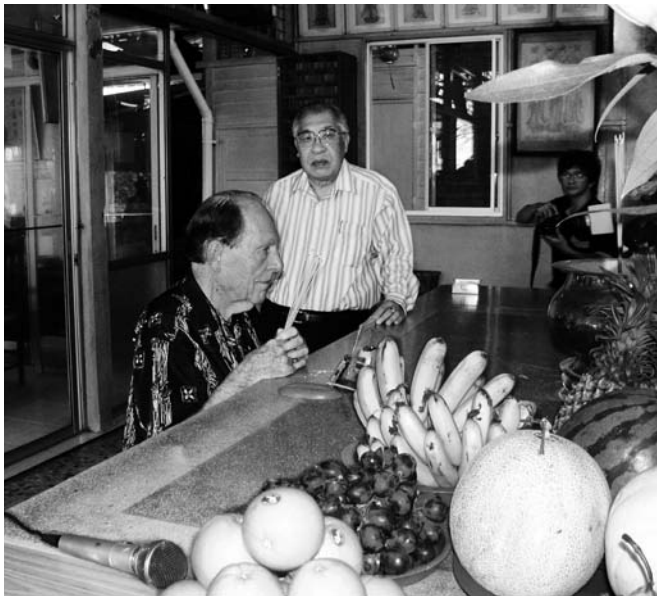


invited Tunku Abdul Rahman, the first Malaysian Prime Minister, and Tan Sri Professor Hamzah Sendut, Vice-Chancellor of the Universiti Sains, Penang, to its board of directors. Dr Comber was also a member of the official UK Publishers Association / British Board of Trade Missions to Japan/South Korea, China, and The Philippines (twice).

Before taking up residence in Australia in 1991, Dr Comber held the post of Publisher and Director of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a department of Hong Kong University. In 1990, he was elected Chair of the Hong Kong Anglo-Chinese Educational Book Publishers Association. After joining Monash University in 1991, he was for several years the joint managing editor (with Dr Joan Grant), and latterly simultaneously book review editor, of the *Asian Studies Review*, the flagship of the Asian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 During this tenure as editor, he was appointed by UNESCO as publishing consultant fo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in 1993 he conducted a book publishing course for the People’s Education Press, Beijing.

Throughout his illustrious career, Dr Comber remains closely connected to Singapore and Malaysia. For instance, in May/June 2006, he returned to Singapore as a Visiting Research Fellow of th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ISEAS). His current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Malaysian politics, the Malay irredentist movement in southern Thail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Asia, the overseas Chinese, 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terrorism, and intelligence. He is working on a translation of ancient Chinese detective stories as a sequel to *The Strange Cases of Magistrate Pao*.

When Dr Comber visited Singapore recently in July 2008 to deliver a paper on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Southeast Asia’ at the Asia Research Institute, NUS, we took the opportunity to catch up with him. One burning question we had for him was about how and why he came to write the book, “Chinese Temples in Singapore”.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1958, “Chinese temples” was a trailblazer in that this was the first time an attempt had been made, in English, to document and publish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temples in Singapore. Had Dr Comber been inspired by the works of his contemporaries – illustrious “China scholars” such as John King Fairbanks, Owen Lattimore, 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and



Joseph Needham – and hence has himself pioneered the writing, in English, of Chinese life and customs in Singapore and Malaya?

This was Dr Comber's long and eloquent reply:

"From the time I landed in Malaya as a British officer in the Indian Army at the time of the Japanese surrender in September 1945, I was intrigued and fascinated in all aspects of Chinese life that I saw around me. For me, it was a "new world" that invited exploration, especially as there were then so few Westerners who spoke Chinese or had any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life. In fact, this did not change very much during the twelve years or so that I lived in Malaya/Singapore. I have always been interested in exploring religion and the "Other world", and Chinese temples with their colourful profusion of Chinese gods stretching back into China's dim past provided me with a wonderful opportunity to expand my interests. It helped, too, I suppose, that I had already engaged a private teacher to start studying both Cantonese and putonghua in my spare time. I'm sure this opened for me many "windows" that would otherwise have remained closed.

In those days, for practical purposes, the most useful Chinese dialect for me was Cantonese as very little putonghua was spoken, and it was not until many years later when I married my first wife (Han Suyin) that I had the opportunity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my putonghua studies. So in visiting the temples in the late 1950's, I used Cantonese whenever possible, and I always tried to speak directly in this dialect with the persons I met in the temples. Of course, Hokkien would have been very useful too, perhaps even better, but there is only so much that any person can do!

In the late 1950s I wrote altogether six small books dealing with Chinese traditional life and customs in Singapore and Malaya, including "Chinese Temples in Singapore", and I am pleased to say that all of these small books are now being republished in two volumes (with new introductions) by the Singapore Heritage Society.

Chinese temples and religious life were not such popular subjects in the 1950s but nevertheless there was undoubtedly an interest on the part of foreigners and English-educated local Chinese in Singapore in learning about them, providing that the material was presented in a simple unpretentious way. There were so few books available then dealing with these subjects except a few rather dry, academic texts gathering dust on university library

shelves. Thus by writing about them I hoped in some small way to close the gap between the English-educated and Chinese-educated sections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So with the encouragement of a publisher friend, I decided to write something about what I had seen in a simple, uncomplicated, easy-to-read style. Of course, I realised that there were many Chinese scholars who were much better qualified than I was to write about these things but for some reason they were not interested in doing to in those days.

Whenever I visited temples - I visited more than a hundred in my spare time - I always did my best to respect the temple atmosphere and the deities enshrined in them. Usually speaking, everyone I came into contact with was friendly and helpful though on one or two very rare occasions, I was made to understand that as an "ang moh" my presence was not welcome. However, this did not bother me very much, and actually I was still able to gather the information I wanted! Some of the temples I visited were very old and dated back to the time of first Chinese settlement in Singapore and are part of Singapore's history.

Of course, I realise that some of the Chinese temples I visited have since disappeared, such as, for instance, Fuk Tak Chi, in Telok Anson Street, which has now been converted into a museum-exhibition hall; the Golden Lotus Temple in Narcis Street off Tanjung Pagar Road; the Ning Yeung Wu Kuan in South Bridge Road, which have been relocated; and the Temple of the Buddha who saves Souls in Narcis Street, which no longer exists. I think, if I remember correctly, the first temple I ever visited was the Confucian Temple in River Valley Road. I was told at the time that this was not strictly speaking a "temple" as Confucianism was a philosophy and not a religion, but as I saw that images of the great Sage were being worshipped and venerated there, I was quite happy to consider it a temple for my purpose.

During my recent visits to Singapore, I have been greatly indebted to Mr Victor Yue, the moderator of the Taoism-Singapore Group, and several other good friends belonging to this Group, for going to so much trouble and giving up so much of their time in taking me round to visit a wide range of temples, including many of those that I had visited half a century ago. In July this year, Victor took me to visit the most impressive San Qing Gong Taoist Cultural Centre and Taoist Temple in Bedok North Avenue (where I was able to renew my acquaintance with the sage Lao Zi), which I am sure will become one of the important religious centres in Singapore, and I look forward very much to following its progress and revisiting it the next time I am in Singapore.

In conclusion, from what I have observed, there seems to be little difference in the practice of Chinese temple life and religion from what I wrote about all those years ago, and I believe that temple life and its associated religious beliefs still have an important part to play in present-day modern Singapore."

Coming from an authority who has observed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temples and practices over the last fifty years or so, these words are not to be taken lightly.

References:

- 1) Interview with Dr Leon Comber, July-August 2008.
- 2) Monash University, Monash Asia Institute, Staff Directory, <http://arts.monash.edu.au/mai/staff/lcomber.php>. Accessed: 22.01.08.
- 3) Victor Yue, "Jin Long Si: A long journey and it has not ended yet", 13 July 2008 in Taoism-Singapore@yahoo.com.

利昂·库默(Leon Comber)博士

与华人庙宇研究

■ 尤祥瑞、李素燕



你与庶民交谈而不失美德，
与王同行也能平易近人

——吉普林《如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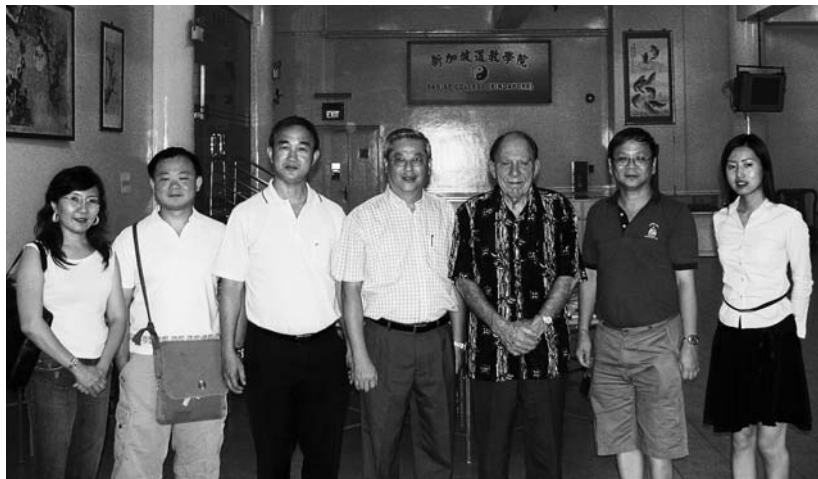
这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英国作家吉普林的诗作《如果》中的诗句。澳洲莫纳什大学“莫纳什亚洲学院”的荣誉研究员——利昂(Leon)博士就把这句诗放在办公室的电脑屏幕上，以此为座右铭。如果你有机会遇见利昂博士——一位和蔼可亲的老人，你会发现他身上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他的亲切诚恳，就像吉普林诗句中所说的“与王同行也能平易近人”。这种品质使他在许多地方都能交到朋友、赢得友谊。例如不久前，他访问新加坡，作为特别嘉宾受到金龙寺的邀请。利昂博士的讲话感动了现场的许多人。

在金龙寺，利昂博士接受了由他撰写序言的两本书。金龙寺的主席陈豹熊先生也将利昂博士介绍给那些每周固定来聆听讲经的皈依者。利昂博士首先以华语发表了演讲，令在座者深感惊异。事实上，他说，他的广东话比华语更好。所以接着他就讲起了广东话。之后当他们谈起马来西亚的时候他又转而说起了马来话。或许只有土生土长的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人才能够如此自如地在不同语言和方言之间流利地转换。现在很多年轻的新加坡人都无法如此娴熟地掌握多种方言，更不用说讲一流的马来语了。利昂博士的语言天赋令人敬佩。

利昂博士目前是莫纳什大学“莫纳什亚洲学院”的荣誉研究员。他早年在伦敦受教育，之后在新加坡受中学教育。中学毕业后，进入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深造。获文学荣誉学士学位，主修现代中国研究。他拥有伦敦和香港大

学、澳门东亚大学以及莫纳什大学的学位，出版过多部关于东南亚的著作。他会说英文、马来语、华语(广东话和普通话)，和一点点印度语。他是少数加入马来西亚公民的西方人之一。他对东南亚的历史、政治、汉学、社会学、文学、商业、图书出版等有广泛的研究兴趣。他的著述甚富，主要有：“马来西亚华人秘密社会”，“马来西亚华人祖先祭拜”和“新加坡庙宇”等。

利昂博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作为英国政府官员在马来亚印度步兵团服务，在此期间，他目睹过英国与日本在印度北部和缅甸的军事作战。他对马亚事务的兴趣开始于二战末，他作为少校，与收复马来亚西海岸的英印陆军一起登陆马来亚，并经历了日军在吉兰丹的投降事件。1946年4月，英国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殖民统治恢复后，他受雇在英殖民政府高级智囊团的警察部门任职，负责警察和治安事务。五十年代初担任马来亚警察总监，在警察部门服务了九年。他对马来亚华人社会及华人秘密社会活动有深入了解，并收集第一手资料而写成“马来亚秘密社会”一书(*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in Malaya*)。



利昂·库默博士(右三)参观新加坡道教学院

五十年代中，从警察部门退休后，利昂花了25年从事图书出版业。他最初担任伦敦海涅曼教育出版社(*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S.E.Asia*)在新加坡的总经理，之后来到香港，主要负责出版图书及主编亚洲研究丛书(*Asia Studies Series*)。作为海涅曼教育出版社在新加坡、香港、吉隆坡附属公司的创立者，他被任命为总经理。他也是英国出版工会/英国贸易局特派团在日本、韩国、中国、菲律宾的代表。

他在1991年移居澳大利亚之前，担任香港大学出版

社的出版人和主任。1990年，他被选为香港英华教育图书出版人协会的主席。1991年加入莫纳什大学。他担任了多年“*Asian Studies Review*”杂志的联合主编，后来兼任书评组编辑。“*Asian Studies Review*”是澳大利亚亚洲研究协会的旗帜。期间，他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出版顾问，1993年，他为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开设了书籍出版课程。

在工作之余，里昂博士仍与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2006年5月到6月他在新加坡东亚研究所任访问学者。他目前的研究兴趣包括：马来西亚政治、泰南马来人的民族主义运动、亚洲冷战的起因、海外华人、华人秘密会社等。目前他正在翻译中国古代侦探小说《包公奇案》。

2008年7月，里昂博士在访问新加坡期间，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院发表了论文“东南亚冷战的起源”。

在访问新加坡期间，我们得知他的著作《新加坡华人庙宇》(1958年出版)即将再版。于是我们很想知道这本书背后的故事，例如他为什么要写这本书？这本书是当时第一本用英文介绍新加坡华人庙宇历史的著作，他是否受到同时期杰出的中国学者的启发，使他自己成为用英文撰写新加坡和马来亚华人生活与习俗的先驱？

以下是里昂博士丰富而睿智的答案：

自从我1945年随英殖民政府印度军队来到马来亚，接受日本投降，我就被我所看到的华人生活深深吸引。对我而言，这是一个有待探索的全新的世界。很少西方人能够说华语，因此他们并不理解华人的生活。事实上，在我居住于新、马的12年中，这一状况也并没有多少改变。我一直对探索宗教和“他者的世界”感兴趣，新加坡华人庙宇、多姿多彩的神明信仰及其背后所体现的中国的悠久历史，都给了我一个难得的机会去发展我的兴趣。当时，我也聘请了私人老师，教我学习广东话和华语普通话。我相信语言的学习也为我的研究提供了便利。

那些日子，我最常用的方言是广东话。直到很多年后我和我的第一任妻子(韩素音)结婚后我才有机会学习更多的普通话。所以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我使用广东话和庙里的人交谈。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我总共写了6本关于新、马华人传统生活和习俗的小册子，包括《新加坡华人庙宇》一书。我很高兴这些书将合为两卷，并由新加坡传统文化协会重新出版。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华人庙宇和宗教生活并不是一个普遍引起关注的课题，但毫无疑问对新加坡的外国人和受英文教育的当地华人来说，庙宇文化还是非常有趣的。当时除了大学图书馆里有几本枯燥的、学术化的书籍外，很少有这方面的著作。因此，我写这本书，

是希望能够缩小受英文教育的华人和受华文教育的华人之间的鸿沟。在出版界朋友的鼓励下，我决心以简单易懂的方式写出来。当然，我相信有很多华人学者更有资格来做这件事，但因为各种原因，他们几乎对此不感兴趣。

在空闲的时间，我走访了百多间庙宇。在我访问庙宇时，我尽量尊重他们的宗教氛围和各种神明。一般来说，我在庙中遇到的人都很友善、很乐意帮忙，只有少数是例外。我明白这是因为我的“红毛”(洋人)外表不受欢迎。然而我并没有气馁，我还是能够收集到我想要的资料。我访问过的一些历史悠久的庙宇，他们是最早来到新加坡的华人建造的，是新加坡历史的一部分。

现在，我走访过的一些庙宇已经消失了，例如直落亚逸街的福德祠，已经被改造成了博物馆展览厅。丹戎巴葛鲁对面Narcis Street的金莲寺、北桥路的宁阳会馆已经搬迁了。Narcis Street的地藏王古庙已经没有了。如果我记得没错，我访问的第一间庙是River Valley Road南洋孔教会。他们告诉我，这不能直接称为“庙”，因为儒家是哲学而不是宗教，但是我看到孔圣人的画像受到崇拜，我很乐意相信这就是一间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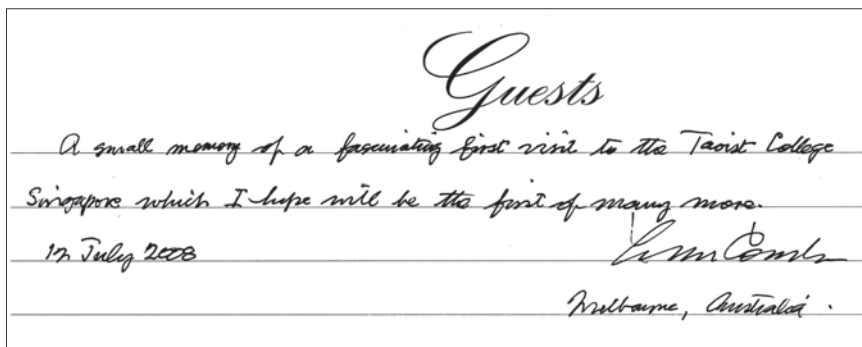
在我最近访问新加坡的时候，我有幸受到新加坡“道教小组”组织者尤祥瑞先生和几位小组成员们的热情接待，他们牺牲自己的时间带我参观了很多庙宇，包括半世纪前我曾经走访过的那些庙宇。今年七月，尤祥瑞带我到勿洛北参观了让我印象深刻的三清宫。在那里我重新看到了久违的圣人“老子”。我相信三清宫会成为新加坡重要的信仰中心，我期待下次来到新加坡时能看到它的进一步发展。

总之，据我观察，华人庙宇和宗教习俗和我很多年前所记载的已有一些不同。我相信，庙宇和宗教信仰在当今现代化的新加坡仍具有重要的地位。

以上就是一位对华人庙宇和习俗的变迁有五十多年考察经历的权威人士的留言，他的观点对我们的研究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

编者按：7月12日，Leon Comber博士在一群道教爱好者的陪同下，来到新加坡道教学院参观，并为道教学院留下题词。

Leon Comber博士算是新加坡庙宇研究的先行者。早在1958年，他就出版了《新加坡华人庙宇》(Chinese Temples in Singapore)一书，书中描述了他亲自走访的几十间华人庙宇，为研究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华人庙宇提供了宝贵的一手资料。



张之良教授 与《九皇大帝赞歌》



■ 崇融

农历九月初一，又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九皇大帝”庆典。“九皇大帝”信仰是极富东南亚特色的华人信仰之一，每年庆典一连九天，声势隆重。

新加坡有十多间供奉九皇大帝的庙宇，多数属于道教，然而这些庙宇中鲜少有人唱诵“九皇经”。为使广大信众通过诵念经文来消灾延寿，韭菜芭城隍庙诵经团特别从北京中国音乐学院邀请来张之良教授，创作《九皇大帝赞歌》，歌词取自《太上北斗真经》。

张之良教授，1940年1月出生于中国河北。中国音乐学院教授，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他不但是著名的笙演奏家、教育家，而且也是出色的作曲家。他从1979年开始在中央音乐学院进修作曲六年。作曲功力深厚，曲风飘逸，结构严谨，风格多样。既有委婉、动荡的内心倾诉的乐曲，又有气势宏伟的乐章。张之良教授的代表

张之良教授出版的专著有：《笙演奏实用教程》、《中国音乐学院校外考级教材——笙》。撰写论文有：《北京白云观早晚功课经音乐解析》等。出版CD有：张之良笙作品专辑“秦王破阵乐”；磁带：“山寨之夜”等。张之良教授与北京白云观共同策划，并指挥录制了中国道教音乐精粹磁带五盒：“白鹤飞”、“仙家乐”、“天尊韵”、“云中乐”、“祝福韵”等。

张之良教授不但是著名的笙演奏家、作曲家，而且也是一位桃李满天下的名师。目前在新加坡担任国家华乐团笙首席的演奏家就是张之良教授的学生。

张之良教授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与中国音乐学院道教音乐小组整理编辑白云观道教音乐。当时的道教音乐是一片空白，没有任何曲谱，道观里的道士靠口传心授来学习唱经。道教音乐整理完毕后，北京市召开了一次道教音乐会，首次在中国把道教音乐搬上了舞台，引起轰动，被誉为仙境之乐，从那以后，道教音乐才慢慢为大众所认识，各道观也开始组织道乐团。

经过整理道教音乐，张之良教授与白云观道长也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原白云观道长黄信成来到新加坡后，也把张之良教授介绍给了韭菜芭城隍庙诵经团。2004年，张之良教授为韭菜芭城隍庙诵经团谱写了《木鱼·小棠曲》等道乐，丰富了他们在第四届道教音乐演出中的内容。

2006年，张之良教授为北京白云观创作了《太上道德天尊》，这是道教界的第一首吟唱圣号的歌曲。道教信徒相信，诵念神明圣号是最方便的祈福方式。因此唱诵“圣号韵”也是一种特别的修行。虽然整首歌的歌词只有教一句圣号，反复吟唱，但因为旋律优美，并不觉得枯燥，反而是一种轻松方便的修行法门。

2007年新加坡道乐团要参与第七届道教音乐汇演，征求张之良教授的意见。张之良教授再次想到了“圣号韵”。于是他为新加坡道乐团特别创作了《福生无量天尊》、《太乙救苦天尊》两首新的圣号韵。这两首圣号韵在2007年道教音乐汇演上，由新加坡道乐团演出，好评如潮。同年，韭菜芭城隍庙顺利录制了圣号韵的音乐光碟。光碟出版后，深受信众的喜爱。

张之良教授对于圣号韵的谱写非常重视，谱曲过程倾注了他大量的心血。他说，传唱圣号韵是宗教修行中最简便易行的方法，不分男女老幼皆可唱诵；如果圣号韵能普及开来，不仅仅有利于修行的方便，对弘扬道教更有无量功德。

下接第27页



作有：笙独奏曲“山寨之夜”、“秦王破阵乐”、“玄虚音”；笙五重奏曲“冬猎”；笙协奏曲“白蛇传”；笙套曲“静心自在乐”、“欢天喜地”。

张之良教授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与中国音乐学院道教音乐收编小组进行“北京白云观早晚功课经”、“施食焰口”、“玉皇忏”等道教音乐的收集、整理、记谱工作。张之良记谱“北京白云观早晚功课经音乐”一册。1994年8月他随“北京白云观道教音乐团”赴香港演出，任副团长，排练指挥。这次演出首次介绍了中国道教音乐，获得了极大成功，被颂赞为“出尘仙乐，洗涤心灵”。

道德经注解 (连载)

第29、30章

无为第二十九章

道德真经注河上公章句

将欲取天下，而为之，欲为天下主也。欲以有为治民。吾见其不得已。我见其不得天道人心已明矣。天道恶烦浊，人心恶多欲也。天下神器，不可为也。器，物也。人乃天下之神物也。神物好安静，不可以有为治，为者败之，以有为治之，则败其质性。执者失之，强执教之，人则失精实，生于诈伪。故物或行或随，上所行之，下必随之。或响或吹，响，温也。吹，寒也。有所温，必有所寒。或强或赢，有所强大，必有所赢弱。或载或隳，载，安也。隳，危也。有所安必有所危，明人君不可以有为治国治身。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甚，谓贪淫声色。奢，谓服饰饮食。泰，谓宫室台榭。去此三者，处中和，行无为，则天下自化。

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不可执也者败之执者失之故物或行或随或歔或吹或强或赢或载或隳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

老子道德经

第二十九章

陈翰彬时年七十有二敬书於京华



第二十九章

白话文

〔谁〕要想治理天下并有所作为，我断定他不能达到目的。

“天下”这个怪东西，是不能勉强搞的。谁搞，谁就把天下搞坏，谁把持，谁就把天下丧失。所以，一切事物〔本来就〕有的前行，有的后随，有的轻嘘，有的急吹，有的强壮，有的瘦弱，有的小挫，有的全毁。

因此

“圣人”〔必须〕去掉那些极端的、不尚奢侈、不贪图享受来正己化人。

Chapter 29

Do Not Act Against God's Will

Those who wish to take the world as their own,
Are impossible in my view.
Because the world is God's sacred vessel,
No one can keep it as his own.
He who takes it suffers defeat.
He who holds it loses it.
Therefore: something is going ahead,
something is following behind,
some blowing hot,
some blowing cold,
some being strong,
some being weak,
some may take things up,
some may take them down.
So, the Sage avoids excess, extravagance and arrogance.

道德经注解 (连载)

俭武第三十章

道德真经注河上公章句

以道佐人主者，谓人主能以道自辅佐之矣，不以兵强天下，以道自佐之主，不以兵革，顺天任德，敌人自服。其事好还，其举事好还自责，不怨于人。师之所在，荆棘生焉。谓农事废，田不修。大军之后，必有凶年。天应之以杀气，即伤五谷，五谷尽即伤人也。善者果而已，善用兵者，当果敢而已，不美之。不敢以取强，不以果敢取强大之名也。果而勿矜，当果敢谦卑，勿自矜大也。果而勿伐，当果敢推让，勿自伐，取其美。果而勿骄，骄，欺也。果敢，勿以骄欺人。果而不得已，当果敢至诚，不当逼迫不得已。果而勿强，果敢勿以为强兵坚甲，以欺凌人也。物壮则老，草木壮极则枯落，人壮极则衰老。言强者，不可以久也。是不道。枯老者坐不行道。不道早已，不行道者早死。



老子道德经

三十章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在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强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骄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强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

陳翰彬時年七十有二敬書於京華



第三十章

用“道”辅助国君的人，不靠兵力在天下逞强。用兵这件事，很快就得到报应：军队驻扎过的地方，长满了荆棘，大战之后，必有荒年。只要很好地达到成功就算了，不敢用兵来逞强。成功了不要自高自大，成功了不要夸耀，成功了不要骄傲，成功了要认为这是出于不得已，成功了不要逞强。事物壮大了，必然走向衰老，这就不合乎“道”。不合乎“道”，必然很快死亡。

白话文

Chapter 30

Do Not Be Proud Of Strong Military Force

Those who apply the doctrine of Tao to help the ruler will oppose all conquest by military force. War being so destructive will, as law of cause and effect, bring harm to the maker. With the station of soldiers, thorny bushes might grow, thus affecting livelihood of farmers. After a great war, bad years will surely follow. Therefore a good general only applies force for the protection of peace for the people. A good general will not use force to carry out invasion. After the war, he does not think it an act of glory. Despite the effect he does not boast of this merit. Despite the effect he does not take pride in it. Because he considers the force so used is only a regrettable necessity. After the war, he does not love violence. Things to be over-matured are to quicken decay and become old. Violence by use of force is against the Nature or TAO. Being not in accord with TAO, he must stop such bad ambition.

鸣谢

竹云宫赞助《狮城道教》第十五期出版费用四千元
谨此致谢！



各宫庙团体或个人有意赞助《狮城道教》出版费用，
请与本刊编辑部联络，电话：6244 9595



(创刊号)



菲莱芭城隍庙赞助



凤山宫赞助



大士大伯公宫赞助



洛阳大伯公宫赞助



菲莱芭城隍庙附属三清宫赞助



灵宝皇坛赞助



后港斗母宫赞助



菜市联合宫赞助



洛阳大伯公宫赞助



洛阳大伯公宫赞助



洛阳大伯公宫赞助



菲莱芭城隍庙赞助



林国文先生赞助
(福安庙代表)



竹云宫赞助

《狮城道教》征稿启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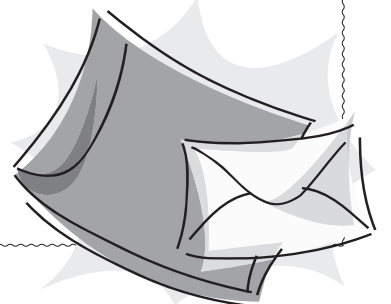
1. 本刊为新加坡道教总会之出版物，园地公开，欢迎道内道外诸位友人赐稿。
2. 凡弘扬道教及中华文化之论著，宣扬人间真善美，抒发心灵感悟等各类文学创作，一概欢迎。
3. 涉及个人恩怨是非、政治问题等与本刊主旨无关的稿件，恕不刊载。
4. 惠稿请注明真实姓名、地址、电话等个人信息；发表时用笔名听便。
5. 编辑部有权对来稿删改；如不愿被删改者，请于稿内注明。
6. 稿件以图文并茂者为优，单投文字稿或图片稿者亦受欢迎。
7. 来稿一经发表，文责自负。
8. 请勿一稿多投，转引之文字或图片，请于稿内注明。
9. 来稿一经刊登，将按址寄奉薄酬，以申谢忱，若却酬者亦请注明，以便本刊给予刊名致谢。

来函请寄

《狮城道教》编辑部
三清宫道教文化中心
San Qing Gong Taoist Cultural Centre
21, Bedok North Ave 4 Singapore 489948

电邮请寄

xly@sqq.com.sg
电话：6244 9595
传真：6442 7879





《九皇大帝赞歌》与前两首也不同，表现的是歌颂、颂扬的情感，气氛隆重、大气。整个乐曲分两个段落，前半段以吟唱圣号为主，旋律舒展，体现称赞、颂扬的情感和虔诚之心；后半段节奏加快，又念又唱，体现热烈和欢庆的气氛。

《九皇大帝赞歌》的配器在传统华人乐器之外，特别增加了有异域特色的乐器，如木琴 (xylophone, 又名马琳巴, 一种竹制打击乐器)、拉丁鼓、钢琴等。为了增加低音，又加入了大提琴，使低音更加浑厚。

《九皇大帝赞歌》这首歌，不但有道教特色，更有新加坡特色。吟唱此曲能够陶冶情趣，积累诵念道经的功德。这首歌的诞生丰富了本地的九皇信仰，也开辟了唱诵九皇赞歌的先河。

(完)

接第23页

正是因为有前几首圣号韵的成功，这次创作《九皇大帝赞歌》的过程也非常的顺利。

2007年，张之良教授听同行提起说东南亚地区的九皇大帝信仰非常兴盛，如果能够谱写一首关于九皇大帝的曲子，应该非常有意义。张之良教授听后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同时菲莱芭城隍庙也有意邀请张之良教授谱写乐曲，于是为他提供了各种关于九皇信仰的资料。

在读到《太上北斗真经》后，张之良教授忽然有了灵感，他觉得任何歌词都比不上经文里的九皇圣号和北斗咒。圣号不但对仗工整，而且具有宗教法力，是最合适的歌词。

确定了歌词和基调，谱曲过程就非常顺利了，几乎一气呵成。张之良教授所创作的乐曲“圣号韵”系列，旋律流畅、朗朗上口，而且音区不宽，技巧容易掌握，通俗易学，传唱性强，兼顾了流行乐的通俗性与宗教音乐的高雅性。

为使乐曲更立体饱满，就需要从配器上来丰富它。乐曲要表达的情绪也要靠配器来体现。如《福生无量天尊》、《太乙救苦天尊》，两个曲子气氛截然不同：一个求福、一个救苦。为了突出“救苦”、“悲悯”的气氛，《太乙救苦天尊》一开始由单纯的木鱼声引出旋律，配器也很简单，伴奏音乐采用下行音节，烘托哀悯的气氛。而《福生无量天尊》则以强烈的节奏来展现福乐降临的愉悦。

九皇大帝赞歌		道教经文词 张之良作曲配器
赞颂，祈盼地 (一)自由地 1=D 2/4	(2 2 5 6 2 3 5 2 3 3 1 6 5 6 6 - 2 . 3 mf 1 5 6 5 (0 1 2 3 3 . 2 1 - 2 (0 5 - 6 2 1 6 4 2 . 4 5 5 # - 5 # 5 3 1 3 2 2 -) 2 3 1 6 - 3 5 1 2 - 7 . 1 2 5 6 2 3 解厄延生。 阳 明 贪 狼 本 命 星 3 - 5 6 4 2 - 6 1 4 5 - 君。 阴 精 巨 门 本 命 星 君。 2 . 4 5 6 1 2 6 6 - 2 3 1 真 人 禄 存 本 命 星 君。 玄 冥 文 6 - 3 5 1 2 - 1 . 2 3 2 曲 本 命 星 君。 丹 元 廉 贞 2 6 1 1 - 5 6 4 2 - 6 1 5 本 命 星 君。 北 极 武 曲 本 命 星 6 - 4 . 6 5 3 1 3 2 2 - 君。 天 冲 破 军 本 命 星 君。 5 6 4 2 - 6 1 5 6 - 5 . 1 洞 明 左 辅 上 道 星 君。 隐 光 2 4 6 4 5 5 - 5 . 1 2 4 右 弼 大 道 星 君。 北 斗 九 皇 6 4 5 5 - 5 0 0 (1 . 2 6 4 5 上 道 星 君。 2 - 2 - 1 . 3 2 1 6 5 -	5 - 3 . 5 6 2 5 6 2 3 - 5 . 4 2 5 5 6 - 6 -) 6 5 北 斗 5 2 4 5 4 2 4 1 7 1 2 4 2 九 宸， 中 天 大 神。 上 朝 金 阙， 5 7 1 2 5 1 . 2 7 1 2 4 4 下 复 昆 仑。 调 理 纲 纪， 统 制 乾 5 - 6 5 5 2 4 5 4 2 4 1 坤。 大 魁 贪 狼， 巨 门 禄 存。 2 1 2 5 6 1 6 5 4 2 4 . 6 文 曲 廉 贞， 武 曲 破 军。 高 上 5 4 2 5 5 6 - 6 5 5 2 4 玉 皇 紫 微 帝 君。 大 周 法 界， 5 4 2 4 1 7 1 2 4 2 5 7 维 入 微 尘。 何 灾 不 灭， 何 福 1 2 5 1 . 2 7 1 2 4 4 5 - 不 臻。 元 皇 正 气， 来 合 我 身。 6 5 5 2 4 5 4 2 4 1 2 1 2 天 罡 所 指， 昼 夜 常 轮。 俗 屠 5 6 1 6 5 4 2 4 . 6 5 4 小 人， 好 遣 求 灵。 愿 见 尊 仪， 2 5 5 6 - 6 5 5 2 4 5 4 承 保 长 生。 三 台 虚 精， 六 淳 2 4 1 2 1 2 5 6 1 6 5 4 2 曲 生。 生 我 养 我， 护 我 身 形。 4 . 6 5 4 2 5 5 6 - 6 0 北 斗 九 皇 上 道 星 君。

新加坡道教学院开幕典礼暨第三期短期课程

2008年12月21日，新加坡道教学院及三清道教图书馆将举行开幕典礼，届时将邀请我国政要主持揭幕仪式，同时也邀请著名道家研究学者陈鼓应教授做专题演讲“老子与道家哲学”。

“新加坡道教学院”(Taoist College, Singapore, ROS 1079/2007)在2008年1月正式获得社团注册局批准，成为我国首间正规的道教学府。

“新加坡道教学院”由三清宫道教文化中心资助、新加坡道教总会协办，同时也得到海内外各界道教团体、研究学者、友人同道的鼎力支持。

道教学院除了招收世界各地有志于弘扬、精修和研究道教的学子，还将面向社会人士，定期开办短期课程，让大家有机会聆听大师的演讲、探索道教的奥秘。学院也设立了三清道教图书馆、道教资料中心，致力于本地道教资料的收集与研究。道教学院的长期目标是购买地皮，建设永久性的教学大楼。

2008年，新加坡道教学院已经顺利举办两期短期课程，第一期由四川大学张钦教授主讲“道教养生与修行”，第二期由“六小龄童”章金莱主讲“《西游记》与猴王精神”，两次课程均圆满成功。

开幕典礼过后，道教学院将继续开办第三期短期课程，邀请陈鼓应教授主讲“《道德经》与老子哲学”，课程为期六天(12月22日至27日)。

陈鼓应，1935年生，福建长汀人。台湾大学哲学系及哲学研究所毕业，曾任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现任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特聘学者，北京大学哲学系兼职教授。著有《悲剧哲学家尼采》、《尼采新论》、《庄子浅说》、《老子今注今译及评介》、《庄子今注今译》、《黄帝四经今注今



陈鼓应教授

译》、《老庄新论》、《易传与道家思想》、《道家易学建构》、《管子四篇论译》、《耶稣新画像》、《言论广场》等。

新加坡道教学院开幕典礼：
2008年12月21日，上午10时

陈鼓应教授主题演讲：
2008年12月21日，上午11时

“《道德经》与老子哲学”短期课程：
12月22—27日，每晚7时—10时

地点：新加坡道教学院“玄妙堂”（三清宫二楼）
21 Bedok North Ave 4, Singapore 489948

报名电话：62449595
课程费用：每人S\$30（共六天，包括每日茶点）

菲莱芭城隍庙九十周年庆典特刊发布会暨世界城隍庙交流会

新加坡菲莱芭城隍庙定于12月20日（周六）上午举行《里程碑：菲莱芭城隍庙奉祀清溪显佑伯主九十周年纪念特刊》、《国际城隍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新书发布会。配合新书发布，将在发布会后举办一场“城隍信仰流变”的演讲，让广大信徒对城隍神的来历有更清楚地认识。入场免费，报名电话：62449595。

发布会后，当日下午，菲莱芭城隍庙将举办“世界城隍庙交流会”。去年12月，菲莱芭城隍庙借举办“九

十周年大典”之机，邀请世界各地城隍庙道友欢聚一堂。会上，大家一致希望能够把城隍庙交流会继续举办下去，让世界各地城隍庙代表多一些交流的机会，进一步发扬城隍文化。菲莱芭城隍庙作为发起单位，被推举为下一次交流会的主办方。

为不负众望，菲莱芭城隍庙进行了积极的筹备，定于12月20日再次举办“世界城隍庙交流会”，为发扬城隍文化共商大计。